

DISQUISITIONS ON THE
PAST & PRESENT

古今

論衡

13



DISQUISITIONS ON THE
PAST & PRESENT

古今
論衡



13

主編
王汎森

副主編
祝平一 李建民

編輯委員
陳維鈞 陳熙遠 李宗焜

編輯助理
黎瑞春 陳靜芬 陳淑梅

古今

論衡

【半年刊】

第十三期

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《古今論衡》編輯小組

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
ISSN 1561-0594

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出版

本期定價 新臺幣 180 元

美術構成：魏吉玉 黎瑞春
印刷者：惠文設計印刷有限公司

國外經銷及長期訂戶（含學生優惠）：
樂學書局
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
e-mail：Lexis@ms6.hinet.net
電話：(02)-23219033

目錄

文獻輯存

-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 | 李宗焜 | 劉體智與容庚往來函札 |
| 37 | 李建民 | 日記中的醫療史—以史語所藏王韜《日記》為中心 |

研究討論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49 | 邢義田 | 從金關、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—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軒城的問題 |
| 73 | Constantin Fasolt | Empire the Modern Way |

古物新詮

-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83 | 吳曉筠 | 史語所藏商代「轄首飾」的新認識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
宗教與醫療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103 | Dhrub Kumar Singh | Cholera in Two Contrasting Path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 |
| 127 | Hormoz Ebrahimnejad | The Development of Galenico-Islamic Medicine: Assimilation of Greek Sciences into Islam |
| 141 | Carmen Caballero-Navas | Jews and Healing in the Middle Ages: The Harmonisation of Jewish Beliefs with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s |
| 159 | 編輯部 | 編後語 |

DISQUISITIONS ON THE
PAST & PRESENT

古今
論衡



13

劉體智與容庚往來函札

希白先生有道造者筆墨往還藉
吐慇懃之意此次

文從跋涉

枉駕見臨班荆把臂結契莫名嗜

古拂埃煙設不勸正駘接茵設

禮款待多不用月以想

元旌以來

精力所萃摻羅彌勤

淵雅釋期定多韻聲為頌茲附上

拓就墨在十二緋款郵寄可呈伏希

既存秋風動竹殘暑猶威敬候

履綦不宣

弟劉體智拜啓 九月甲

李宗焜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古今論衡 第 13 期 2005.11

一、前言

上海劉耄齡教授最近收藏一批容庚寫給劉體智的函札墨跡，以及羅振玉、郭沫若、唐蘭、陳夢家、胡厚宣等人寫給劉體智的手札。耄齡先生是劉體智嫡孫，得先祖遺藏，如獲至寶。又為紀念其先祖 125 歲誕辰，願將此珍貴資料與學術界分享，乃請其宗親劉國瑞先生倩人整理，國瑞先生商之本所王汎森所長，王所長遂以此事委我。在整理期間，耄齡先生復時時提供相關資料，助我實多。面對近代著名學者手跡，得以先睹為快，亦是一大眼福。

耄齡先生收藏的這批函札，都是近代學界名人寫給劉體智的信，主要是容庚的，計有 45 封，^①另有羅振玉二封、陳夢家三封、唐蘭二封、胡厚宣二封等。此外，尚有傅斯年、李濟給劉體智的信及電報各一件。^②還有郭沫若從日本寄的三封，可惜只剩信封，沒有內文。

這些信絕大多數沒有記年，排比順序允非易事。我根據信中的內容，參考相關故實，大致排出了順序。當然這個順序不是絕對的，其間容有可以調整的地方。

廣州中山圖書館另藏有容庚原藏的〈劉體智尺牘〉，是劉體智寫給容庚的信：劉國瑞先生請其館長李昭醇先生攝製影本，轉贈耄齡先生。劉函可與容函相參照，都是很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。

本文將先介紹相關人物，及信函的主要內容及其價值，並把函札的釋文附後。

二、相關人物

* 劉體智

劉體智（1879-1962），字晦之，晚號善齋老人，安徽廬江人。是近代有影響力的實業家、金融家，更是重要的收藏家，收藏甲骨、青銅器、古錢幣、善本古籍等，既富且精，其在上海新開路的「小校經閣」，更是文物收藏的重地。^③

① 另有五個信封。

② 史語所所藏檔案中，與劉體智往來之函件甚多，將另文介紹。

③ 2004 年上海市公佈了第四批「優秀歷史建築」，小校經閣為其中之一。見《解放日報》2004.9.18。這是上海私人藏書樓中僅存的一個。

劉體智的父親是清末四川總督劉秉璋（1826-1905），^④體智先生為其第四子。^⑤劉體智憑其殷實的經濟基礎與豐富學養，收藏各項文物典籍質量俱精，且刊布流傳，不遺餘力，如著名的《善齋吉金錄》、^⑥《善齋彝器圖錄》、^⑦《小校經閣金文拓本》等，^⑧均是著錄劉氏藏品的要籍。體智又收藏二萬八千多片甲骨，請人拓出，為《書契叢編》，分裝二十冊，後託金祖同帶到日本，給當時亡命日本的郭沫若，郭沫若從中挑選 1595 片，並加考釋，即是甲骨



圖一：劉體智像（1879-1962，劉壽齡提供）

學上著名的《殷契粹編》。^⑨郭沫若

在序言上說：「劉氏體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，殆為海內外之冠。」洵非過譽。



圖二：近代著名的收藏重地—小校經閣（劉壽齡提供）

善齋收藏極豐，後亦陸續散出。其中有部份青銅器賣給中央博物院，還有一些賣到國外；部份珍貴拓片送給中央研究院。^⑩劉家本來就富有藏書，晦之到上海後繼續收藏，藏書達二千四百餘部，以明版居多，間亦有十數部宋元珍籍；^⑪1950 年代捐給上海市文管會，^⑫後轉歸上海圖書館。一大宗歷代古墨和古硯，捐獻給家鄉安徽省博物館；一百三十件古兵器捐獻給上海博物館；二萬八千片甲骨則捐給國家文物局，後轉藏故宮博物院。^⑬

^④ 字希之，號仲良，譜名景賢。

^⑤ 參見宋路霞，《上海的豪門舊夢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1，頁 258。又，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2002，頁 271，272）。另據盧江《劉氏宗譜》，體智譜名智運。

^⑥ 1934 年作者自印本。2000 年體智之孫劉永齡出資重印。

^⑦ 容庚編，1936 年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。

^⑧ 《小校經閣金文拓本》，1935 年劉氏影印本，原稿今藏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。

^⑨ 《殷契粹編》，郭沫若編，1937 年日本東京文求堂石印本。1965 年科學出版社再刊。台灣藝文印書館、大通書局均曾影印出版。2002 年北京科學出版社收為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編》第三卷。

^⑩ 主要是全形拓及銘文拓片等，詳下文。

^⑪ 鄭振鐸形容劉氏藏書「以量而論，其弘富殆近於嘉業堂。」見所著《鄭振鐸書話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 220。

^⑫ 據 1951 年 8 月 20 日上海市文管會給劉體智的謝函稱「共計得書六萬七千八百七十三冊，地圖二十二札又五十一幅」。

^⑬ 以上主要參考宋路霞，《上海的豪門舊夢》。

劉秉璋後代人丁興旺，且多與名門聯姻，如劉體智娶光緒帝師、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的女兒為妻即是顯例。體智這一房有八子五女，長子子康（固生），娶江南第一大鹽商周扶九的曾孫女周式如；¹⁴ 耄齡即子康哲嗣。

劉氏後人亦頗能克振家聲，不只事業有成，且頗致力於文化之傳承。即以劉體智孫輩而言，香港億利達工業發展集團總裁劉永齡，¹⁵ 曾於 2000 年出資人民幣八十萬元，重新影印出版劉體智當年的力作《善齋吉金錄》，且分贈各大學術團體、圖書館及有關學者專家。劉篤齡¹⁶ 則將劉體智的著作《異辭錄》重新整理、標點、出版。¹⁷ 今耄齡先生繼承了家族收藏傳統，復以新收容庚致劉體智函札，亟付刊佈，使學界可以知一代故實，也是嘉惠學林的好事。¹⁸

* 容庚（1894-1983）

容庚，字希白，號頌齋，廣東東莞人。為近代古文字學名家，尤精於青銅彝器及銘文，所著《商周彝器通考》、《金文編》尤其重要。此外，容氏亦精於書畫碑帖的研究收集。¹⁹

1922 年，容庚因羅振玉介紹，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，1926 年畢業，任教北京大學、燕京大學，1927 年兼任北平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，1946 年秋到嶺南大學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。1952 年院系調整，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，1983 年病逝廣州。

容氏亦富收藏。1977、1978、1979 年均曾捐其藏品給廣州市文物管理處，1980 年捐其藏書給中山大學。

¹⁴ 周扶九（1834-1921），名鯤，江西吉安人。清末在揚州經營鹽業，有「江南鹽業領袖」之稱，辛亥革命後遷居上海。他反對滿清，擁護民主共和，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時，他曾捐助軍餉三十萬兩。參見劉永龍，《揚州鹽商的傳說·鹽商周扶九住宅》（天津古籍出版社）。

¹⁵ 其父子淵為體智五子。

¹⁶ 其父子益為體智三子。

¹⁷ 1988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。

¹⁸ 據宋路霞，《百年收藏——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收藏風雲錄》的介紹，「劉晦之的孫子輩中能繼承家學的不少，其中劉耄齡除了收藏字畫、瓷器以外，還特別喜歡收藏佛像。劉耄齡收藏各式佛像，有重要的家族淵源。其祖父為中國第一流的大收藏家，他本人從小在小校經閣的院子裡長大。另外還有他外祖父一家的重要影響。劉耄齡的外祖父周紫珊、外祖母梅懿輝、舅公梅光義等，在民國期間均為極負名望的慈善家和佛學家。他母親周式如也是佛教徒，是圓瑛法師的入室弟子。劉耄齡生活在這樣一個既有收藏傳統又有佛學傳統的家族，就為他的收藏提供了良好的基礎。」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5），頁 92。

¹⁹ 容庚著作目錄及說明，參見馬國權、孫稚離，〈容庚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二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），頁 17-56。

* 容庚與劉體智交往

容庚在《善齋彝器圖錄·序》中提到他與劉體智論交的經過：



圖三：容庚像（翻攝自《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〔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8〕）。

廬江劉體智先生收藏經籍書畫金石之富，海內屬望久矣。民國二十年（1931）春，獲觀《善齋吉金十錄》稿本三四十巨冊于秋浦周明泰先生家。其中未著錄之彝器可二三百。余方欲增訂《金文編》，覩此異文，振蕩眙眙，欲效米襄陽之據船舷也。及告明泰曰：「余與劉氏未謀面，不敢多求，如能以沈子簋蓋拓本見貽，感且不朽。」久之，劉氏郵贈拓本，貽書定交。賞析疑義，郵筒漸密。八月暑假，乃與徐中舒先生訪之上海；道出南京，復約商承祚先生偕行。晤談如故交，盡出所藏鼎彝四五百事供攝影，兼旬而畢，復贈全形拓本三百餘紙，整裝歸來，不啻貧兒暴富矣。

這段文字，不僅詳述了容、劉定交的經過，也說明了劉體智「一己之收藏，從不藏之秘室，而主張公之于衆，嘉惠士林」的一面。²⁰

容庚與劉體智論交之後，即時有書信往返。耄齡教授新近買到的，即是容庚寫給劉體智的信，大約從1933年開始。中山圖書館所藏劉體智給容庚的信，揆其內容，應為二人定交之初所寫。

三、劉、容函札的意義

名人手札，在圖書分類中歸為「善本」，其價值不言可喻；容庚、劉體智均為近代古器物收藏及研究的大家，名人寫信給名人，其價值更是錦上添花。這裡不須再強調這批函札的價值，只扼要介紹其主要內容，價值自在其中。

²⁰ 重印《善齋吉金錄》劉永齡序言。

(一) 朋友酬酢

劉、容二人在古器物的收藏、研究上，都有重要著作，則著作的相互酬贈，或金石拓片的禮尚往來，是很自然的事。在書籍方面，如「奉呈《頌齋吉金圖錄》一冊，乞賜教正」(#1，此為筆者為〈容庚致劉體智函〉所擬之編號，下同。)、「頃由中國實業銀行²¹轉來大箸《善齋吉金錄》兩函」(#2)、「前寄呈拙著《武英殿彝器圖錄》，伏希教正」(#3)、「承贈大箸《吉金錄》下半部，敬謝」(#14)、「尚有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，欲俟面呈」(#16)等等。當然，兩人往來酬贈的書籍，並不以自著為限，如「承寄令尊筆記四冊、令兄史學十五冊，拜誦一過」(#10)；²²劉函亦言及「接展九月六日琅函，並蒙惠貽貴校出版諸品，拜嘉奚似！」²³

至於拓片，往來亦多。如容庚在《善齋彝器圖錄·序》提到劉體智「復贈全形拓本三百餘紙，整裝歸來，不啻貧兒暴富矣。」容庚亦曾以拓片贈劉，如「奉書索取敝藏拓本，茲奉呈，附驥為幸。尚有二三器未曾拓出，少遲再寄」(#6)。劉函曾提到「拓片三紙請轉致錫永、燕聆、志輔三君。此器銅質脆而花紋細，僅茲十數紙，不能再著氈墨，願與諸君共保之，他日亦孤本也。」可見拓片之珍貴，施者、受者貴在「敏求嗜古，契在神交」。²⁴

(二) 古董買賣

凡涉收藏，必有買賣，容、劉亦不例外，甚至容、劉之間亦有買賣，容甚至亦曾從中仲介。如容信「師旅鼎承讓與，感謝無已；茲由大陸銀行匯上大洋八百元，希查收，將該鼎郵寄或帶來均可」(#10)、「弟以頌名齋，而無一頌器，尊藏頌殷，蓋未嘗不作望蜀之想，為寒齋生色，其價幾何，并示為幸」(#10)是容購之於劉。「友人欲得尊藏數器，另紙開列，請示其價；友人有元版書二種，精鈔一種，目錄附呈，交換如何？付款亦可」(#10)，是容從中介紹。而當力有不逮，又志在必得時，其狼狽自不難想像。如容信言「以弟之寒素，鉅萬之款，自不能不有一部分假之友人，將來如何支配，弟此時尚未十分確定」(#5)、「弟非力能收藏之人，售甲購乙，事所恒

²¹ 1935年前，劉體智曾任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。

²² 劉體智之兄體信（聲木），對官場和商界並無興趣，但富藏書，專意收集清人撰述。為著名學者、藏書家，著述亦豐。

²³ 見〈劉體智尺牘〉。

²⁴ 〈劉體智尺牘〉語。

有，如左右有欲得者，希示知，當以相讓」(#6)、「屢翻尊定各項價目，無一非弟所欲得者，亦無一為弟力所能得者，姑作一夢想，欲以二千元購尊藏泉幣之部，即蒙惠允，亦只能于廢曆年內匯上千元，其餘仍需半年內攤還」(#12)。

至於售價，容每嫌貴，如「其餘略嫌價昂」(#12)、「左右定價較高，艱于請求貶價」(#39)。而古董市場「成交即行情」，有時價錢落差甚大，如容信提到的旅平彝，劉體智顯然是買貴了，容信說「旅平彝弟曾購自尊古齋，已收入《頌齋吉金圖錄》中，當時僅定價百二十元，後以色澤不佳退回，不意售與足下，價竟加倍以上也」(#12)。

劉體智固然事業發達，收藏甚豐，但後期事業似乎不如以往順利，於是就有賣掉藏品的必要。容庚對此給劉的建議是：「尊藏素所心折，承詢作何處置，願為借箸一籌。一、如生活之費不成問題，則送與公家保存，上也。二、如待此以維持生活，則求善價而沽，次也」(#34)、「尊藏書畫，既由徐公選去一批，想可維持一時，其他不必急急」(#35)，可見劉氏後來賣掉藏品，有其情勢之不得不然。

(三) 論學

容、劉二氏雖富收藏，且亦有所買賣，但絕非一般骨董商，二人對藏品之精心研究，更是出色的學者。劉體智函中文辭之古雅，雖專門學者恐亦不能過此。其二人往來書信中，時見賞奇析疑的討論。如「新得三鏡尚佳，鐘制由此蛻變而來，且知三器為一套也」(#6)、「承示校正郭說六條，足開茅塞，當酌為補入」(#11)。

二人對藏品真偽，常有不同的意見。如「弟近校讀大箸《小校經閣金文》，發現重出、疑偽之器不少，公願聞之乎」(#35)、「尊藏真假參半」(#39)。劉體智對真假的質疑，則自有其態度，他在給容庚的信上說：「承示疑偽之品，應從刪汰，其徵精甄玄賞，剔辨豪芒，不使妄珍燕石，誤寶康瓠，致訾鑿於當代解人，尤見愛我之深。敝藏各器，往日叔言先生亦曾有所商榷。然近偽各器，多繇牽帶而來，不能盡去，且敝帚自珍，書生結習。觀於天府珍祕，及各家收藏，不免瑕瑜互見，所見者宋元贗品，亦多雜糅。私謂吾輩拾墜抱遺，苟非鑄定為贗，即或疑似，不必盡等之自鄙，留待後人可也。」又說：「前承指列可疑諸器，藻鑒取舍，自有獨到處，僅付一半，惜尚未闕全豹，仍望悉數示及，俾資考古。有獲松翁龕古文字，持論戛戛，非盡襲人餘唾，與鄙意亦有異同。敝藏之器，得邀尊釋，辨析豪芒，酌中去取鑒別，尚為高人一等，深引為幸。佗日鄙人妄有譏述，亦當出自機杼，深願與同嗜者質難析疑，各行其是，各不相襲，執事以為然否？」

真偽之辨，本甚為難事，仁智之見，有難以斷定者。如前示各函，容庚自是精於鑑定者，而商承祚則時不謂然，他說：「我與希白經常討論的問題之一是器物真偽。希白於古文字研究造詣深，我不及他；而於辨偽鑑別，則他不如我。……有一次，他正在鑑賞一物，上鐫四字，高興之極，見我去，興致勃勃地大談此物的妙處。我說，幾天前我已見過，因是器真字偽而未買。希白不信，又爭論起來，我舉證此四字是仿自某鐘的，於是當場查閱該器，證明確偽，他不能不服。過了半月，希白興奮地對我說：『我把那件假古董賣了。』我為之莞爾。」²⁵這不是要為誰的眼力定高下，主要是說明，再高明的鑑賞家都有看走眼的時候。在收藏的世界裏，「交學費」恐怕是誰都無可倖免的。

(四) 圖書出版

容庚曾於 1936 年將劉體智收藏彝器編為《善齋彝器圖錄》，由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。在出版之前，容、劉對出版方式有不少討論。如容云：「尊藏各器，學校一時不能付印，弟欲照《頌齋圖錄》樣式，先選印一百種為第一集。」(#1) 劉的意思則是「拙著存之篋衍，等於敝帚自珍，曷敢遽以問世。蒙允代印，播諸藝林，於心感戢，何啻雲天！至於版權問題，擬定辦法兩種，任請貴校採取」。²⁶對於印刷的方式，劉體智則頗有自家看法，其信上說「示及印刷之術，東西各島，精益求精，可望而不可即。然宋代之《博古圖錄》，古人能力僅止於此，下走夙抱頑固，竊謂不必以此區區末技求過前人。如貴校願將敝藏出版，採用西灑亦頗贊同，如鄙人自印，仍擬畫圖舊法，似覺合式，台端以為何如？」又說「上次函示，以敝藏舊物，擬做貴校印行《寶蘊樓圖錄》辦法，近見斯書多係出自墨拓，而敝藏彝器不能再拓，損磨殊多，莫若用泰西奪影法最宜。」今所見劉體智自印之《善齋吉金錄》，器形用「畫圖舊法」，而容庚編印的《善齋彝器圖錄》，²⁷器形用照片，說明了兩人對此的不同做法。

(五) 與中研院之往來

善齋藏器之售歸國有，或拓片之贈送中央研究院，與傅斯年的關係至大；銅器雖是售歸中央博物院，但主其事者仍是傅先生。實際與劉體智接觸的，主要是徐中舒，而容庚有時也有書信給劉、傅二人表示意見。如容給劉信提到「小臣遯簋事，已另函

²⁵ 商承祚，〈我與容希白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二輯，頁 1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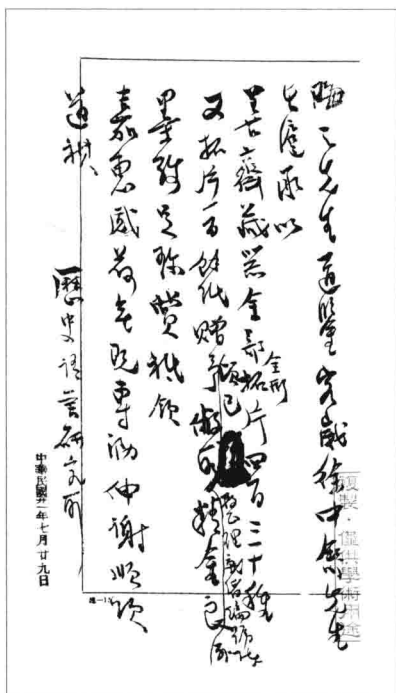
²⁶ 詳細內容見劉體智給容庚的第二信。

²⁷ 1936 年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，三冊，收錄 175 器。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《善齋彝器圖錄》器形照片及銘文拓片原稿，八冊，收錄 341 器，又別錄存疑 53 器。

達中研院傅孟真君，得復再奉聞」(#10)，容給傅的信則有「弟近購得劉晦之所藏師旅小鼎，曾問其小臣邇簋二器一蓋，能否讓歸中研院？彼言當日購價三千元。以所中中以七百元購一蓋推之，其言尚非失實。未知所有意欲購否？善齋所藏必不能守，為國家計，當拔其尤而保存之。」²⁸容亦曾建議劉，將藏品售歸公家，如說「足下擲百萬曾不愜情，則留此區區古物以歸公家，他日指點告人：『此余四十年來心力之所聚者』，亦一佳話」(#12)。劉體智對自己的藏品能歸公家，亦頗得意，他給傅先生的信中提到：「敝藏彝器，過蒙厚愛，購歸國有，……他日博物院中，得與貴院其他珍貴之物一屋陳列，使四方好古之士得資研究，嘉惠士林，至匪淺顯。在先生為國宣勞，而弟亦得與有榮施，曷勝榮幸之至！」²⁹

此外，《小校經閣金文拓本》原稿，容庚表示「得此一書，可不煩他索」，³⁰此書最後售歸中研院，傅先生給劉的信說：「五千區區之數，承以至可寶貴之《小校經閣拓本》見讓，深佩高情。」³¹劉則函傅稱「《小校經閣拓本》得歸公家寶藏，竊喜物之得所。乃蒙酬以重值，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」³²

除了價購，劉體智亦曾多次贈送史語所大批珍貴拓本。傅給劉信中提到：「承以善齋藏器全部全形拓片四百三十種，又拓片一百餘紙贈予敝所，頃已整理就緒，編號陳列。精金良墨，彌足珍賞。」³³又說：「復以百餘軸全形銅器拓本、疑偽重複銅器拓本、瓦當古鑑拓本、尊藏甲骨拓本等，及《小校經閣》印本一部惠贈本所，尤感隆誼。如是慷慨，今世所希，敢不佩荷！」³⁴劉則表示「區區贈物，不過聊表微忱。重荷齒芬，益增愧汗！」³⁵



圖四：傅斯年致劉體智函稿（史語所檔案）

²⁸ 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74-17。

²⁹ 1936年12月5日劉體智函傅斯年、李濟之。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498-6-46。

³⁰ 容庚給傅斯年的信。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74-18。

³¹ 1936年11月13日。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498-6-1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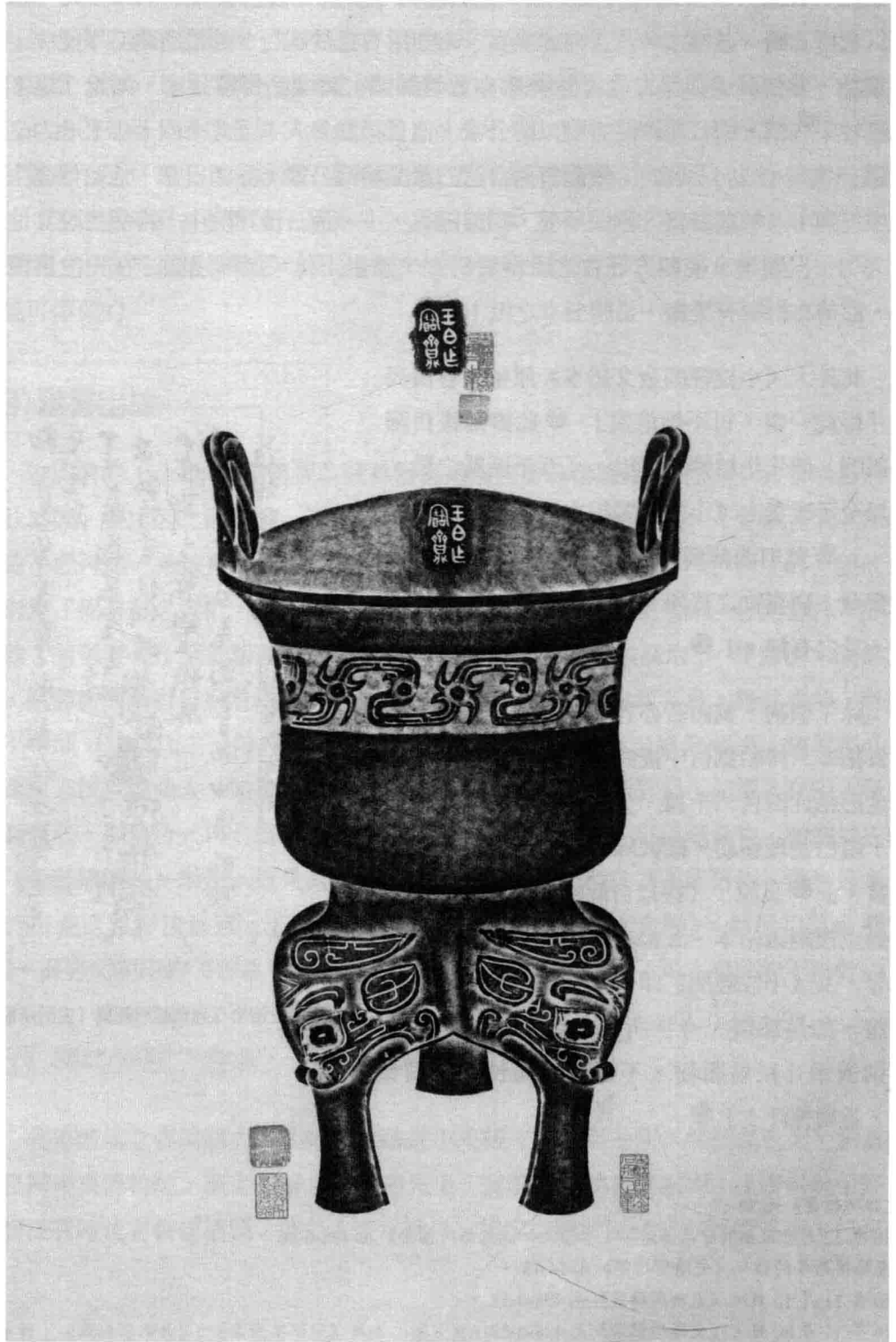
³² 1936年11月20日。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498-6-22。

³³ 1932年7月29日。《史語所檔案》元 370-7-6。

³⁴ 同註²⁷。

³⁵ 同註²⁵。

古今
論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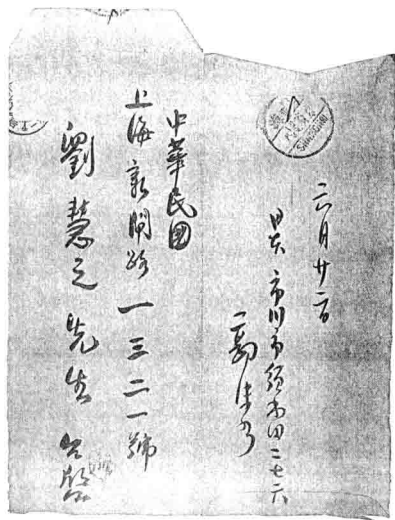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：劉體智贈送史語所全形拓之一（傅斯年圖書館藏）

(六) 對時局與文物安全之憂心

容庚不只是著名學者，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。「三十年代，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前夕，他曾大聲疾呼，號召同志努力收集和保護文物，以免外流。抗戰初，他曾任燕京大學教職員工抗日委員會主席，積極宣傳抗日救國。」³⁶他在給劉體智的信中提到：「中日問題，恐終須出于一戰。時局少定，弟方能北上。拙藏各器，聽之天命，非私人之力所能策其安全矣。」（#9）又說：「弟之所藏雖遠不如公，鄙意能保存一日，則保存一日，不肯輕棄，與尊意不流入異域之言略同。天相中國，當不使此國寶一去不返也。」（#18）劉在給容的信中也說「執事匪獨功深稽古，而慨憤球時，發抒讜論，堪為青年嚆矢，愛國熱心，足使合校景仰」、「貴校愛國運動紀念週，此次舉行，感於國難紛紜，愈奮青年激昂之氣，良堪敬羨」，正是這種愛國憂時的寫照。

以上針對劉體智、容庚往來函中的主要內容，分類述其大意及意義，並以本所若干檔案資料相參證。當然信中所談者不只這些，如對彼此健康的關注即佔相當篇幅，以其與學術無直接關係，不特別去談它。

劉臺齡教授新得各家致劉體智函札，主要為容庚，其餘各家因件數較少，全文附後，不一一細論。³⁷



圖六：郭沫若致劉體智函信封（劉臺齡藏）

³⁶ 歐初，〈赤誠愛國，嚴謹治學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二輯，頁5。

³⁷ 依生年為序。羅振玉（1866-1940）、徐森玉（1881-1971）、尹石公（1888-1971）、郭沫若（1892-1978）、唐蘭（1901-1979）、陳夢家（1911-1966）、胡厚宣（1911-1995）。信封之釋文不錄（郭沫若函只有信封）。